

「莎翁」的「風暴雨」

一個偉大的意志的呈現

「暴風雨」(The Tempest)是莎士比亞最後的一齣喜劇，當他在六一一年完成這部自我反省的鉅構之後，翌年又寫了一部歷史劇「亨利八世」，從此告別倫敦，封筆還鄉。「暴」劇中那位處身荒島，呼風喚雨的普洛士不羅(Prospero)，最後脫下法衣，放下魔杖，丟開書本，復返塵世，被認為是莎士比亞的自我化身，意味這位永恒不朽的天才最後功德圓滿，向藝術揮手道別。

不管普洛士不羅是否就是莎士比亞的自我化身，但是莎氏透過劇中這位主人公的心智成長，卻反映出他的人生觀照。整個「暴」劇，敘說主人公普洛士不羅一生的際遇，謳歌人類意志的圓滿發展。一言以蔽之，「暴」劇就是普洛士不羅偉大意志的呈現！

故事是說，普洛士不羅原是密爾公爵，十二年前為其弟安東尼奧(Antonio)與奈泊爾斯王亞朗沙(Alonso)陷害奪位。普洛士不羅因此與他美麗動人的女兒密蘭達(Miranda)亡命荒島。普洛士不羅因心積慮，修煉法術，降伏島上的精靈愛麗兒(Ariel)與醜怪的妖奴卡列班(Caliban)，並且使之受其差遣。其後他的仇人安東尼奧與亞朗沙以及其他隨員，在海上遭連暴風雨的襲擊，普洛士不羅使用魔法，把他們相繼漂流島上。最後美麗的密達與流落島上的奈泊爾斯王亞朗沙的兒子弗第南(Ferdinand)成婚，普洛士不羅取回公爵地位，饒恕了他的敵人。上一代結尾，下一代結尾為美眷；過去的都已過去，留下對新一代的祝福，完成一部清澈、雋永、深邃、田園、傳奇、又帶神秘的喜劇。

推動這個故事發展的力量，就是劇中主人公普洛士不羅的「意志」。他的學習、他的忍耐、他的期待，是他個人「意志」的潛在表現；他的魔杖指揮着精靈與妖怪，呼風喚雨，完成了他的心願，他為心愛的女兒完婚，他為自己瀟灑壯麗，奪回爵位，這是他「意志」飛揚的表現；他對仇人寬容，重返塵世，面對真實的人生，這是他的「意志」最後臻至圓滿。普洛士不羅手中的魔杖，就是他飛揚意志的表徵，代表着人類的意志可以統攝周遭的環境，支配一切。所以劇中景物奇幻，都聽命魔杖變化；精靈愛麗兒與妖奴卡列班，皆在魔杖之下服役。如果把那個荒島比做是一個世界，或是宇宙單位，肯定這個荒島存在，並且賦予這個荒島生命的，就是人類的代表普洛士不羅，而普洛士不羅的大能，源於人性的「意志」。精靈愛麗兒代表一個超自然的力量，妖奴卡列班幾乎等於一個畜生，但他們都聽命普洛士不羅，人類才是「意志」服役。這顯示人類才是真正的萬物之靈，人類才是「意志」之主。雖然普洛士不羅的魔杖所指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可說「杖到、心到、意到」，「杖」與「心」合一；但是這種法力、這種火候、這種境界，卻是由他長久的修煉而來，是人性特有「意志」的凝聚。這種「意志」，正是孟子所說的「浩然之氣」，至大至剛，是人性中最偉大的潛

能，也是人性中最尊貴的情操。這種「意志」的凝聚，也就是孟子「養氣」的工夫，是一段心路探險。其實，整個人類是誕生與進化，都是這個「意志」的表達與成全。人性中追求為王為主那種我武維揚的「意志」，使人類的進化突破大腦頭骨的限制，由「猿」而為「人」；一具北京人的頭骨，就是人性進化意志的見證。無論是石器、銅器、鐵器、蒸汽、電子、原子，或是今日的電腦世紀，每個時代都飛揚着人類的意志，紀錄着人類意志的勝利！正如最近美國太空梭之拔地而起，所燃燒的是人類的智慧，但是點燃智慧的火焰卻是人類的意志。

莎士比亞筆下的普洛士不羅，也有些類似東方佛教中的羅漢，他能鎮妖伏魔，呼風喚雨。實則，羅漢的得道成道，就是代表着一個追求、一個意志、一個人格的完成。他們個個頭上頂着一輪光圈，光華神奇，那固然象徵着他們的法力與尊榮，但是又何嘗不代表着他們所經歷的錘鍊？普洛士不羅從被迫離開人類社會到重新再返回人類社會，這「出入」之間是兩個生命階段，也是兩個心智層次，其中不知深藏着多少努力與辛苦。最後普洛士不羅捐棄舊惡，饒恕敵人，回到現實人生，更說明心智的成熟就是寬容，人類意志的終極追求必須在現實的人生中完成。

「暴風雨」劇，是伊利沙白時無韻詩劇的巔峯之作，被認為是莎士比亞最完美、最沉潛、最神秘的喜劇，文學氣氛濃厚，表層上缺少戲劇衝突，一般導演處理起來都覺難以下手。但是若能從主人公普洛士不羅的「意志」探索，即可掌握全劇的發展動脈，鼓起全劇的生命，不致因為着眼的偏僻而因小失大。「暴」劇的情節發展，極富傳奇性與浪漫性，進行的基調瀟灑喜劇情調。原因是主人公普洛士不羅一杖在手，法力無邊，把全劇帶動的活潑輕鬆，尤其加上幾個低等喜劇人物：弄臣屈林鳩羅(Trinculo)、酗酒的膳夫斯蒂番諾(Stepliano)、野性醜怪的奴隸卡列班，以及精靈愛麗兒，使得全劇更能雅俗共賞，老幼咸宜，而也就在這種清澈的輕鬆之中，反射出莎士比亞博大精深的哲思，把這齣喜劇提到悲劇一樣的高遠。綜觀千百年無數的喜劇作品，祇有莎士比亞這部作品能夠達到「既清且深」的要求，清澈而不見其底，這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高之又高的特質，誠非那些使用障眼法故意製造高深者流可以同日而語。

劇作家都是為他的觀眾而創作，莎氏的「暴風雨」也含有應時應景的成份。「暴」劇於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一日的「萬聖夜」(Hallowmas Night)在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宮廷首先獻演，祝賀一項宮廷婚禮。為了博得觀眾歡心，計個大吉大利，劇中密爾達與弗第南的戀愛，充滿仙侶魔宴的氣氛，是一對典型的莎士比亞式的愛情結合。所謂莎士比亞式的愛情，代表着伊利沙白時期的愛情觀，其中的才子佳人，往往都是由「一見鍾情」而直達「至死不渝」，刻劃一種崇高神聖的純情。我們細加思量，世上男女之間若真有愛情存在，恐怕也祇有這種純情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愛情，也祇有這種愛情才最感人動人，值得謳歌，令人銷魂嚮往。伊利沙白時代，正值英國文藝復興時期，充滿活力，洋溢生命，人民滿懷追求，滿懷希望，因此愛情才做這樣的肯定，這樣的歌頌！

謹按此時英國貴族社會，宮廷宴歡喜慶，最歡迎以「假面劇」(Masque)助興。「暴」劇不是「假面劇」，但在第四幕中弗第南與密爾達的定之喜，那段「假面劇」的插曲，氣氛輕鬆多趣，歡悅洋溢，可說既能應景，又能投合觀眾。另外諸如劇中的暴風雨、魔宴、還有田園色彩，都有助於喜劇的動感與情趣。不過這些場面的處理，需要動用較大的人力與物力，涉及昂貴的製作成本與技術的製作要求。就宮廷演出，但是卻不合乎莎氏自己商業劇場的製作要求。就製作的成本與技術而言，在眾多的莎氏劇作中，「暴」劇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，這是否意味着莎氏在奮力創作他最後的一齣喜劇時，已把製作成本置諸腦後，盡情地攀登戲劇藝術的高峯？

莎氏編劇，往往有所根據，「暴風雨」一劇亦不例外，可是其所據資料卻不像其他劇本一樣明確。「暴」劇與一齣名叫「美麗的西班牙」(Comedy of the Beautiful Spanish)德國喜劇頗相類似，學者們相信莎氏在編寫「暴風雨」時，從當時坊間流傳的航海故事也可能得到啟示，並且從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喜劇以及法國散文家蒙田(Michel Eyquan de Montaigne)的作品中，都可能吸取或多或少靈感。無庸置疑地，「暴風雨」是莎士比亞喜劇的登峯造極之作，它應景應時，最後又吐出莎士比亞多年來容納胸際的塊壘。劇情的內涵是一場「人性暴風雨」的裸露，它肇端於人性的貪婪與不義，終於又為人類「偉大的意志」所弭平！讓人不禁感嘆：人生多麼卑劣，又多麼神聖！多麼渺小，又多麼偉大！這次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，繼多年來演出莎劇的魄力，訂於今年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假臺北市國立藝術館把「暴風雨」搬上舞台，舉行盛大公演，熱愛莎劇者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，拭目以待，並且祝禱演出成功！

本校華岡博物館組織規程

70.4.1 第九一三次行政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

- 第一條：本校依據大學法第廿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六條之規定設立「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」，對外簡稱「華岡博物館」。
- 第二條：本館為一綜合性大學博物館，並對外開放，服務社會。其工作旨趣以研究、蒐藏、保存、展覽、育樂等諸功能配合教育推廣之發展，並宣揚民族歷史文化及國家建設為目標。
- 第三條：本館設於本校之內。
- 第四條：本館置館長一人，綜理館務，其下得設展覽組、典藏組、研究組、修護組、教育推廣等五組，各組均置組長一人、組員及辦事員若干人。
- 第五條：本館館長由校長聘任之。其餘人員依本校人事辦法聘任之。
- 第六條：本館內部之作業細則，由館長擬訂提請行政會議核定後施行之。
- 第七條：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應照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之。
- 第八條：本規程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行，修改時亦同。